



忏 悔

◆ 图拉罕·托乎提(维吾尔族)

刮了三天的沙尘暴，把整个县城笼罩在褐色的雾土之中。我的心情也像被雾土包围了一样，感觉非常难过。我走到窗前将窗帘稍微拉开一条缝往街上望去，看到街上人迹稀少，匆忙走过的几个人的脸色也像刚出土的木乃伊一样黯然，一点表情都没有，迎着雾土艰难地行走着。

“不知又是谁激怒了真主，真是造孽呀！”

躺在床上的奶奶又开始嘟哝了，她不停地在嘴里念叨着什么，好像是在祈求真主息怒，改变这种让人心发毛的气候症状。

“奶奶，您说得很对，就是有人在作孽，激怒了真主，现在的人有了钱什么孽都敢造了。我前几天听到人们在谈论那个从我们村出来的暴发户，那个叫沙拉木卡乃伊的阿吉得了那个叫什么的怪病，而且传染给了他那可怜的老婆，她老婆原来就是知道得了这种病自杀的，听说这个病还传染给了……”

“好了阿姨，少说两句吧，别再让奶奶伤心了，你怎么成了多嘴婆了。”我听到保姆又开始乱说自己在外面听来的小道消息，看到病榻上的奶奶又要激动起来了，我不耐烦地将了她一军，她也很抱歉地住了嘴。

保姆叫阿依仙，是我为了照顾长期躺在病榻上的奶奶，从乡下请来的远房亲戚，她是一个四十多岁而且长得很壮实的中年村妇。因为不能生育，所以嫁了三次，最终还是这个原因被丈夫休了后成了寡妇。她永远是一个乐观的女人，我去乡下亲戚家在寻找合适的人选时，是她自己主动自荐找上门来的，她讲述自己的经历很简单，也很单纯，很幽默，而且打算后半生再也不嫁人了，她说这话时一点也没有伤心的痕迹。她听说奶奶长期以来躺在病床上，我请了几个保姆，都不到一个月就走的事，很坦然地说：“这样的病人只有亲戚才可以照顾好，外人不可信，你放心吧妹子，她也是我的姨奶奶，我又长得这么壮实，会好好照顾她的。”听到她淳朴的话，我很满意又激动地将她领回了家。说真的，她除了有点长舌之外，实在没有可挑剔的毛病，照顾奶奶，做饭洗衣全包了。尽管她比我年长几岁，但是对我非常尊重，在她面前，我好像感觉自己是一个什么官似的，好受宠。

突然，门铃响起，保姆出去开门，叫了起来：“天哪，世界末日真的到了，说到谁，谁就到。”

“斯拉木艾来库木，你们好。”我向来人望去，我也惊住了，来人正是刚才保姆说过的沙拉木阿吉，他以前那高大强壮潇洒的身影已不存在了，眼前是一个瘦小有点驼背，脸色蜡黄的小老头。我很茫然地请他进了客厅，并叫保姆倒茶。保姆仍在原地不动站着，眼神很不情愿地看着我。

“好了阿姨，别站着，快给客人沏茶。”我又喊了一声。

“谢谢，不用了，我在接受特殊治疗，不能随便饮水。”很显然，他在主动推辞。

“那可不行，我们的习俗不能为此丢了，家里来客人一定得招待好，喝一点红枣水吧，对身体很有益，阿姨，来杯泡好的红枣水。”

“对了阿姨，你就把茶壶拿来吧，我随身带了水杯。”他从随身带来的手提袋中取出一个漂亮的水杯，这个水杯我曾经见过，那是三天前他来我的办公室办理贷款卡时，我正要给他倒水，但是一次性杯子用完了，我将自己的杯子洗刷干净后，给他倒了水，可是他将这个杯子从高级手提包中拿出来，自己到饮水机前倒水喝。那时我觉得自己好尴尬，又生气，还在肚子里骂着：你觉得有了几个臭钱，还清高得不得了，我还嫌你脏呢，还像女人一样用白手绢包着，真是个娘娘样。

今天，他的杯子还是用白净的手绢包着，他在揭开手绢时，我才发现都五月份了，他还戴着白色手套，脚上穿的也是白色袜子，他身上的衣服很干净。这次他自己拿出杯子时，我并没有像上一次那样生气，只说了几句客套的话，保姆也迫不及待地将红枣水倒在他的杯子里后，还是有点不放心地站在茶几旁。

他举起杯子，喝了一口枣水，看了保姆一眼，再对我说：“很抱歉打扰你了，但是我不能再拖了，所以我就冒昧找上门来了，因为你在我眼里是非常好的女人，非常尊重你，我曾经在朋友面前炫耀过自己是你的同乡，你有多么了不起的业余作家诗人，我父亲和你父亲是结拜兄弟，你是我大叔的女儿等等之类的话，骄傲过一阵子，想起来觉得真不好意思，对不起。”

“不用客气，本来就是事实，用不着道歉。”我看到他说这些的时候很不好意思的样子，像个认错的大小孩，好可怜。

“我们可以单独交谈吗？”他又看了一眼保姆对我说。

“可以，我们到书房谈吧，阿姨你干你的事吧，少在奶奶面前说三道四，奶奶会激动的，知道了吗？”我对很不情愿走开的保姆使了一个眼色，便引着客人进了书房。

我的书房不大，但非常雅致，因为这是我这么多年来，第一次拥有的一个书房，所以，我花费了自己好几天的心思和设想设计的，为了这个书房和木工师傅闹翻了几次。这个书房很少请人进来，家里老少也非常理解我，他们也很少进来，想到这个我还真觉得自己自私。我请他坐在靠椅上，我坐在自己的书桌前，并且客气地请他继续自己的话题。

“你可能听说了外面的传闻，其实这不是传闻，是真实的事情，我的确得了艾滋病，而且已经是晚期了。你记得吗，我曾经对你说过我投资你出书的事，但是我没有做到，很抱歉。这可不是因为你不同意才没有做到，是为了治病我倾家荡产了，不过我一直没有忘记自己的愿望，今天我是为兑现自己的诺言而来的。”我一听，赶快拒绝他的好意，正要说话，他又抢先说：“不要着急，我不是要提供现金，是提供我的故事，我要把我的经历全部告诉你，而你可以把它写成书，我想一定会是一本畅销书。我已经没有几天的日子了，为了这个愿望，今天我是用尽全力在支撑着，从医院逃了出来，待会儿他们就要满街找我了，所以我想用我今天的时间告诉你我的故事，我们开始行吗？”不知是激动还是病情发作，他说话已经开始喘息了。

“我非常感激你对我的投资方式，但是你能行吗？是不是咱们改天再交谈？我可以上你的病房，我们慢慢地来，现在你从医院溜出来，我很担心你的体力，医院方面也许会误解我的，怎么办，我只能放弃这个机会，送你上医院。”我说着站了起来。

“不要担心，我目前还没有事，我们还是开始吧，我怕再过几天就没有时间了，求你

了。这不光是为你提供我的故事，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读者尽快和这个故事见面，从中受启发，赶快使他们行动起来开始自救，这不仅是我在忏悔，这也是我那死去的可怜的妻子的愿望，这样我也会放心地走，求你了，你不要送我回去好吗？”他在祈求我，说话的口气那么干脆，我突然敬重起他了，他是为了更多的人们冒着危险找到我的，我应该抓住这个机会。

谁都知道，我是一个乡巴佬，只上了几年小学的乡巴佬。然而，谁都不愿意接受一个事实：那就是我发财的事实。自古以来我们这里的人们只希望自己比别人富一点，容不得别人比自己富一点，这个习惯已经在我们当中蔓延到了今天，可是没有人能说出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其实这个原因谁也不知道，谁都不想知道，就因为这样，我们的心胸变得狭窄，变得自私。

有一天我懒洋洋地在城里乱转，被一个老板模样的人叫住，我停下来不解地望了他一眼，原来是尤努斯克沙克齐^①的孙子阿不拉克开齐^②，他原先那戴惯破皮帽的头，已经被油光发亮的头发代替了，原先又黑又瘦的脏脸，变得荣光焕发，白胖白胖，身上那件永远不脱的破长衫，变成了名牌西装，那从不穿鞋子的一双黑脚上，套上了一双油光发亮的皮鞋。且不说白净的袜子，手表，那个脖子上的领带，就那手指上戴的戒指足有十几克。我突然觉得茫然了，原先看到他的喜悦，慢慢从脸上消失，被一种阴阳的雾水蒙住，是的，因为我突然容不得他在我面前那阔气十足的样子，我在心里骂他：你这克开齐，想在我面前要威风摆阔吗？并且嘴上哼了一下，阴阳怪气地对他回话说：“哎，克开齐耶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，不是在耍马戏吧，哈哈。”阿不拉一下子脸红到了脖子根，但是还是很友好地给我介绍起跟前的姑娘。

姑娘？这时我才看到他身后站着的姑娘，很标致，很漂亮，很时髦的一个姑娘。我一下子愣住了，说真的我长这么大头一次见这么时髦的姑娘，我傻站在那里，竟然没有意识到姑娘礼貌的回礼。

“你好，我叫帕孜丽娅，我经常听阿不拉大哥说起你，说你是他最好的朋友。”姑娘那温柔的声音，使我感觉到飘飘然的，然而我一听阿不拉经常谈起我，我突然感到从没有过的羞耻感，我本能地想到，阿不拉克开齐对姑娘说起过我的外号的可能性，一下子激怒了我：狗日的，看以后再和你算账。我往后走，阿不拉不解地在后面喊着，我一点也没有留面子地走了。

说到外号，说真的我有我的父亲留给我的外号，叫沙拉木卡乃伊（喇叭），因为我父亲是“文革”时代的村队长，每天早晨摸黑爬起来，举起喇叭传达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后，动员农民起来干农活，显然这个外号是不满意父亲举动的乡亲们起的，父亲去世已经十几年了，没有给我留下半点家产，可把这可贵的外号留给我。我对这个外号非常不满，在我面前谁要提起它，我会把我吃奶的劲使出来和他拼命的，所以，很少有人提起我的外号。

且不说外号的起源，就说我甩开阿不拉，气哼哼走着，突然闻到一股香喷喷的烤包子味，这才想起自己肚子还饿着，我来到了一家烤包子店前，叫店主要了两个烤包子，拿起一个正嚼着，手中握着的另一个被身后伸出来的手拿走了。我生气地回过头正要发火，一看是刚才那个时髦的姑娘，正笑眯眯地看着我将我的烤包子送到嘴里吃了起来，在她的背后是阿不拉那小子也很得意地眯着眼睛笑着。周围的人可能觉得很好笑吧，也笑起来，我想发火的心情也被眼前这个情景弄得无法再发了。

“走走走，我的好朋友，我们到别处好好

叙叙旧，有几年没有见面了，我们为什么还傻瓜一样的浪费时间，我过几天还要走，走吧！不要傻站着。”阿不拉不管我的态度如何，就拉着我的手开始往前走，我也故意后退了几步，也拉拉扯扯地跟上了。我们走出熙熙攘攘的人群，来到了街右侧的商贸城前的停车场，只见阿不拉挥了挥手，随着一种鸟叫声，一辆红色轿车的门开了，我被阿不拉推搡着坐进了车中。哇，好气派好高级的车，这车比咱们村毛明书记儿子开的小夏利气派几百倍，我摸了摸柔软的车座问阿不拉：这是你的车吗？真希望他回答不是。然而，出乎意料他真的说不是他的，他说这是帕孜丽娅经理的车，我是她的驾驶员兼保镖，我听了后心情有点平衡感了。

保镖？这个新名词，我实在听不懂，管他是什么意思，反正我坐上了这么高级的轿车，够我炫耀一阵子。我们一会儿工夫来到了“金胡杨宴会厅”，这可是我第一次上这个高级餐厅，我好兴奋，今天我干了什么好事，感动了真主，让我碰上这么好的事，还是在心中嘟哝了一句，真主啊，您怎么好像找不到别人似的，竟然用阿不拉克开齐的手恩赐我是什么意思？嘿，管他呢，我怎么老毛病又犯了，我狠狠地掐了自己一下。我们三人走进了一间别致的雅座里坐了下来，随后就有漂亮的女招待笑脸迎了上来，递过来一个别致的本子，和阿不拉一起来的姑娘帕孜丽娅指着本子，点了几下，一会儿桌子上就摆满了各种名菜和酒，说真的我长这么大，还没有吃过如此丰盛的菜，我都有点激动了。

“咱们开始吃吧，不要客气，我们已经是朋友了。”时髦姑娘微笑着请我吃饭，还说我们是朋友了，听得我好开心。我正饿着肚子，眼前的饭菜，真诱惑得我不能自拔了，我就不客气地大吃起来。阿不拉斟满了酒，开始说话了：哎，我的好友，今日对我们是一个大喜的日子。第一，你我兄弟久别重逢；第



二，你又认识了我们的帕孜丽娅经理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；第三，从此以后，有我阿不拉克开齐吃的，你也饿不着，你的生活将有大的转折。突然，我感觉阿不拉克开齐不结巴了，这些新鲜词儿，能从阿不拉嘴里听到，觉得更新鲜了。还有那个时髦的姑娘帕孜丽娅，对了，说她是什么来着，经理？我好像才醒来的酒鬼，觉得整个人被麻木了。

“你是说这个姑娘是经理？什么地方的经理？经理是干什么的，不会是她的外号吧？”我突然感觉清醒了一点，就将一连串的问题抛给了阿不拉。

“是的，她是西域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副总经理，总经理是她义父卡米力阿吉，他们的公司好大，总公司在深圳，但各个地区都设有分公司，而且国外也有公司，这次我们是来这个城里成立分公司，你可要好好干，我们会让你发起来的。”阿不拉诱人的话题，突然把我带到了梦里，眼前一个辉煌情景时而浮现着，我着了迷一样，喜悦地听着他们的计划。

我的生活做梦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从我坐高级轿车吃了那顿高级饭菜的那

一天开始到再回到这个城市之日，整整过了三年时间，这对我一个穷小子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这三年的时间，我留下可怜的妻儿走了，我被送到一所学校进行了两年的文化和商业管理培训，因为我天生聪明，曾经上到小学五年级毕业，而且学习也很好，在培训的时候由于我的努力，很快就学会了文化课，然后的一年时间里，我跟着时髦的帕孜丽娅，到处转悠，跟她一起做起了生意。就这样由于我的好学和聪明，很快掌握了做各种生意的本领，我开始感谢阿不拉了，他的确够朋友，他在这期间在家乡，在管理分公司的全部业务。

然而，我和帕孜丽娅之间也有了微妙的变化，我们一起去北京、上海、深圳、珠海、香港、澳门做生意，就这样我发现，她每次都是有意安排一些让我们单独相处的机会，最后在一个倾盆大雨之夜，我们不知不觉地结合到了一起。我此时受宠若惊，这么美妙的女人，在梦中也想着和她在一起，那愉悦的情景，终于变为现实，我越来越想不起留在家乡的可怜的妻子和儿子了。和帕孜丽娅的相处，使我的人生有了新的转折，尤其是她的义父在一次意外的车祸中去世之后，整个产业都掌握在帕孜丽娅的手中，我的命运也好像和这些产业一样，被她控制着，失去了平衡。但是，我不愿意再回到过去了，为此没有感到半点自卑。

帕孜丽娅的义父卡米力老板，我只见过几次。他是一个瘦瘦的矮老头，好像甲亢病人一样，眼睛鼓出来，脸上的老年斑很明显地把他的形象更加丑化了。我从他生疏的语言表达能力中猜测到他不是本土新疆人，他对帕孜丽娅很宠爱，她也很会撒娇，从他们的举动中，很快会让人认为是恋人关系，当时在我面前他们用英语交谈，所以我也听不懂他们谈话的内容，管他呢，他们是什么关系不关我的事。这不，现在他走了，不就是等

于我的日子更好了吗？可是帕孜丽娅如意算盘打错了，这个老头可不是等闲之辈，他将所有资金转到国外去了，这个情况使帕孜丽娅非常生气，公司办公室的租金也很难凑够，因此，我们拿起行李在一个深夜悄悄地溜回了新疆。

我们回到新疆后，帕孜丽娅带我来到了一所别墅，可能是又紧张又累的缘故吧，我什么都顾不上问就睡着了。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，帕孜丽娅完全像家庭主妇一样，做好了早饭。我一边吃一边开始发愁起来了：我刚学会了商业管理，学会了怎样做生意，怎样调节自己心理的时候，什么都没有了，怎么办？还是回去干农活吗？帕孜丽娅好像看出我的心思似的走过来，拍了拍我的肩膀说：“我早就料到会这样，这个老头很狡猾，但是，他可万万没有想到我也会留一手，你要知道我帕孜丽娅也不是等闲之辈，这是我在乌鲁木齐银行用我个人姓名存的定期存单，你看，这个可以让我们从头开始的，还有在你家乡阿不拉筹办的那家公司也是我偷偷办的，还有这别墅可不是别人的，这也是我的。”她说完哈哈地狂笑着，突然她把手中的存单抛向屋顶，狂笑变成了凄惨的哭声，她哭得好凄凉，好可怜，我从认识她到现在，第一次看到她这么伤心的痛哭。我过去想安慰她，她突然歇斯底里地大声叫道：“别过来，我讨厌你们这些臭男人的怜悯，我恨你们这些王八蛋，你们一个也不是好东西。”她边骂边哭边拿起能顺手拿到的任何东西使劲乱甩。我一下子抓住她，把她抱起来，使劲按在了地上，慢慢地她的呼吸急促起来，脸色发青，嘴唇变紫，双眼翻了一下就休克了。我好害怕她突然在我面前死去，我使劲掐住穴位，狠劲拍着她的脸，我正不知该怎么办的时候，她醒来了。谢谢真主的恩赐，她终于醒来了，我激动得也哭了起来。

“你怎么了？为什么哭？”她醒来后的

第一句话就是这样有气无力地问我。我怎么了？我为什么哭？我是怕你死去而哭，你这个没有良心的，你想干吗？你要我怎么样面对外面的人？如果你突然死去，我怎么能洗清我自己？我当时真的想这么喊。可是，我终于控制住了自己，我慢慢地站起来，拿起外套，没有目的地向外走去。

“我求求你，不要扔下我，我不会再骂你了，原谅我刚才的过失。求你了，你看这些存单都是你的，这可是够我们花一辈子，只要你不抛下我，这些你都拿去，做你想做的事，我求你了沙拉木，你难道想空着双手去见你的妻儿吗？”她突然爬起来，很快地捡起散落满地的存单，然后使劲拽住我的双腿，可怜地祈求着我留下。我茫然了，我拿起她塞到我手上的存单一看，吓了我一跳，存单共有十一张，每张存单的金额简直让我目瞪口呆，最少的有100万元，最多的有300万元，全部加在一起共有1500万元。这么高傲的小姐，自己有这么多的钱，她求我留下的目的我一点也不懂。但是，她说的最后那句：你难道想空着双手去见你的妻儿吗？这句话使我突然清醒过来。对了，这样回家，我怎么面对我的妻儿和家乡的人？他们会说，你还不如阿不拉克开齐。我慢慢地将手中的存单放在餐桌上，开始收拾地下被帕孜丽娅摔碎的碗和碟子。这时，帕孜丽娅也擦了把眼泪，急忙站起来和我一起收拾房间。

我们坐上自己新买的奥迪车，回到了我快要忘记的家乡。这里的变化也不小，街道宽敞了，高楼多了起来，还有好多楼房正在建设中。阿不拉不知是工作的压力还是其他原因，白胖的脸变得黑而憔悴，身体也比以前瘦多了。他将会计叫来，把账本放在帕孜丽娅的手中说：“帕总，这三年来我们公司的筹备以及投资情况都在这上面，工作已经开展得有条不紊了，我们根据第一批企划方案，在城南完成了玫瑰小区的建设，按照你的指

示我们将房价降低到成本价，楼房基本销售完毕，居民也非常满意，党政部门也很满意，他们将最繁华的地带划给了我们，要盖一个国际商贸城和农贸大巴扎，并且签订了合同，就是资金还是没有到位，所以至今没有能按时开工，现在好多投资商正在和我们竞争，我们的对手也不是等闲之辈，是不是要尽快动工？”阿不拉不愧是帕孜里娅的一只手，这里的工作开展得还不错，说话的口气真的是一个生意人，我好佩服他，可笑，我看他的眼神不再是那种酸酸的感觉，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佩服，这时我突然发现，我身上那种容不得别人比自己强的毛病没有了。

帕孜丽娅听了阿不拉的话沉思了好久，此刻她在想什么，只有我才知道，这么庞大的工程，起码要准备几千万，这该怎么办呢？到嘴的肥肉，眼看就要被别人吃了，这可是对生意人的一个惨痛的打击。要到银行贷款，起码你得有部分资金和公司资产的担保，现在公司为了打出信誉度，将第一批工程按成本价销出，眼前公司办公室的租金也很难保证，卡米力老板将资金全部转出国外的事，阿不拉还蒙在鼓里。当他知道了以后，我想他再也没有兴趣关心公司的事了。

我们跑了两个月，银行的贷款没有贷成不说，跑这跑那，拉关系、吃喝等用掉了不少积蓄。最后，沉默了一阵子的帕孜丽娅，突然决定去乌鲁木齐一次，一个星期以后她回来了，并且终于宣布了自己的决定：“我非常感谢你们这些年来对我的照顾，可是我们目前的处境非常糟糕，我们再不能把所剩下的积蓄投进这没有希望的产业中，我这些日子想了很多，最后我下定决心，我们还是各奔东西，我这里有一点积蓄，我为了答谢你们对我的照顾和补偿我给你们带来的不幸，将此款分给你们，望你们原谅我不能继续和你们合作，这些钱你们拿去找些小本生意做，我想够你们用好长时间。”她从手提包里取出

存单，给我和阿不拉每人分了三张。“这是刨去我们这几个月破费的大笔资金后所剩下的1200万元存款，我希望这是给你们的补偿吧，存单上写的是你们的名字，你们随时都可以取。钱我不打算拿了，我在乌市的别墅已经托人卖了，我想会卖个好价钱，够我用到死的。”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，还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好像从身上卸掉了重担。

“我们不能收下这些存单，其实我们没有给你干什么事，尤其是我，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些钱投入到别的项目上去，比如，投入到开荒业。”我的话还没有说完，被她果断地打断了。我们俩都沉默不语，各自还在打着各自的算盘，这可是从天上掉下来了馅饼呀，这样的好运谁都不会碰到的。阿不拉比我还高兴得多，他好像很激动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感谢了她的恩赐，把存单装到口袋里了。我装作不屑一顾的样子一点不动地坐着。“你还是收下吧，我希望你们把我从你们的记忆中抹掉，就算是一场梦，在梦中见过的一个错觉吧。以后，我们可能没有机会再见面了，所以，我们将今天作为离别日吧。我下午就打算走，票也已经买好了，下午沙拉木大哥送送我就可以了，现在我想休息一会儿，你们走吧，再见！”我不解地将存单拿到手上，慢慢地跟在阿不拉的后面走出了房间。

下午，我将帕孜丽娅送到了车站，开的还是那辆奥迪。我正在纳闷这辆车要怎么办，这时她对我笑了笑说：“这辆车是你的了，就算我送给你儿子的礼物吧，在我最痛苦的时候，是你一直陪伴着我，我谢谢你，如果你遇到什么不幸，请不要恨我。”

“你在说什么呀，如果不是你，说不定我沙拉木卡乃伊还是一个穷乡巴佬呢，我一辈子为你做事也都报答不完你对我的好处，感谢你还来不及，说实在的我好舍不得你，真不想让你走，真的，如果你同意，我马上把老

婆休了，我们一起过日子，不行吗？”这一年多以来，我们形影不离，我的确对她已经产生了感情，我好舍不得她。她笑了笑，没有说什么就上了车，上了车后直到发车，她再也没有回头，我想她再回头可能会后悔的，所以才这样。

她走后，我的确一点都不习惯没有她的日子，我沉默了一阵子后，开始了我自己的计划。而阿不拉，拿着这笔钱想出国做更大的生意离开了这里，他们俩真的各奔东西了，而我继续留了下来。

我用部分钱在城里买了一栋独门独院的房子，把老婆和儿子及母亲接到了城里，让家人过起了地道的城里人的生活，并且按照我的计划，将乡下几个哥们找来，办起了自己的事业。这主要是我的经济头脑相当不错，我抓住了塔里木一带开荒和排碱渠工程的投标机会，上次我们的钱没有白花，现在派上用场了，这次我第一个中标了。我买了八台推土机，成立了自己的挖掘机队，开始挣大钱了。你也知道不到三年的工夫，我富起来了，很多人又有了骂我的话题。我的挖掘机队壮大了，为了更加壮大，挣的第一笔钱捐助了教育事业，赢得了党政领导的欣赏，为自己今后的辉煌铺了路。我为了孝敬母亲和岳丈，送他们去了麦加朝拜。就在我乐得心花怒放的时候，收到了一封从乌市一家艾滋病控制中心来的电报，电报内容是：帕孜丽娅病危，速来。我完全被这消息惊呆了，“艾滋病控制中心”是什么地方？我急忙找来几份关于艾滋病毒的报纸和资料看时，我越来越不能控制自己了，我做好了第二天上路的准备，要去亲自问清楚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
我坐在火车上，心完全被这突如其来 的消息击垮了，我整个过程中没有考虑其他问题，只考虑她怎么了？是否得了艾滋病？我自己将是怎样的症状？自己是不是也被传染？一系列的问题包围了我的头脑。下火车



后，我迫不及待地根据电报上面的地址，往病毒控制中心奔去。他们知道我就是收电报的人时，一位领导模样的人，将我请进了他的办公室，这个人就是该控制中心的主任。

他首先给我倒了一杯水后，非常冷静地坐回自己的位置上，用一种很特别的眼光在我身上观察了一会儿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们只能用这种方式和你联系，帕孜丽娅是艾滋病毒携带者，三年以前就已经发现，现在已经晚期了。当时我们要求她住院治疗，她说还有一些事要完成，就同意了她的意见。说真的她非常合作，没有过多长时间就回来了，她在我们这个控制中心治疗三年了。前两天护士发现，她突然不见了，我们通知了整个病区医护人员分头找，可是怎么也没有找到，她的病情已经恶化到了极点，没有几天的日子了。我们没有找到她家人的联系地址，最后我们从她携带的物品中找到了你的通讯地址，我想你们的关系可能不一般，所以把你找来，希望你能配合我们找到她。”主任将情况详细地告诉了我，我听了后想起了她将存

单一个也不要，分给我和阿不拉的情景。突然，她说的“补偿”两个字，在我的思维中震荡，我越想越害怕，整个人都要沸腾了。

“能告诉我你和她是什么关系吗？”主任用一种和蔼的口气问。

“她，她是我远房的一个表妹。”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勇气，编了这等谎言，“是母亲住在喀什的妹妹的女儿，我们也是三年前认识的，在这之前我也不知道有这个表妹，当时她母亲去世后来投奔我们的，可是没有过几个月她突然走了，我们还纳闷她去了什么地方，真没有想到她的情况原来是这样的，不知道我们家人被传染了没有，真可怕。”

“不要害怕，只要没有和她发生特殊的关系，一般不会传染的，不过为了以防万一，我建议你们还是检查一下为好。”医生的话我听了后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。

“你能猜到她会去哪里吗？我们一定要找到她，一般这样的病人自卑感非常严重，还不知道她会干出什么事，所以请你配合我们找到她。”主任用商量和请求的口气请我帮忙。

“放心吧，我会配合你们一起找到她。”我将自己的联系方式和电话留给了他们，然后直接去了帕孜丽娅的别墅，显然这个别墅已经不是她的了，一个很体面的女士出来告诉我，三年前他们已经将这座别墅买下来了，至于原先的主人是谁他们也不知道。

我心情万分沮丧地走出了那所别墅，回到了宾馆，我不停地在琢磨着她到底去哪儿了。我一想到那该死的女人，竟然害到自己的头上的时候，感到又生气又着急，我想如果我被传染上了这个该死的病毒，我家里那可怜的妻子也可能被我给害了。我想着想着，竟然失声痛哭起来，我哭自己的贪婪，哭自己的懦弱，一个堂堂男子汉为了一个轻易得来的横财，将自己和家人拉进了地狱。

“地狱之门？”突然，我想起了帕孜丽娅曾经

告诉我，她给自己筑好了一个很好的归宿，并把我带到了城郊一个偏僻的墓群，指着一个新盖好的墓穴说：“这是我的归宿，其实人不论高贵还是贫贱，最后要去的地方就是这两米之地，到了这里的人才是最平等的。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‘地狱之门’，我断定我的来世和今世没有区别，我必定是要进地狱的，所以我很坦然地给自己的归宿起了这个名字。不过我比别人幸运得多，起码知道死后我将要被埋在这里。”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脸色很平静，没有一点表情，很从容地为自己的来世筹备着，当时，我还纳闷这么漂亮的姑娘怎么会两句话不离地狱之类的事。对了，我跳了起来，我应该去那里看看，到底她是不是在那里。

我很快就顺着自己熟悉的线路，引的士驾驶员来到了这里，我付过车费，迎着胡杨林中崎岖不平的小路往里走去。我找到了那座墓穴，因为我知道上面曾经用树枝刻画着“地狱之门”几个歪歪扭扭的字。很显然墓穴口上的土块去掉了，我顺着墓穴口往里望去，我看到里面躺着一个人。我被这个不知是死是活的人吓了一跳，我不敢叫她，也不敢碰她，突然我听到里面的呻吟声，赶紧爬进墓穴中将她扶起一看，果然是帕孜丽娅，那个高傲的帕孜丽娅，那个该死的帕孜丽娅，我使劲叫醒她，拍了一下她的脸后，她慢慢地将眼睛睁开，又闭上了。我费了吃奶的劲将她从墓穴中拉了出来，为了让她赶快清醒过来，我到处找水，突然想到我走过来的时候，曾跨过一条轻轻流着水的小溪，我赶紧将她扛在肩膀上走到了溪水旁，然后用手捧着水往她脸上洒去，又捧上一点水送到了她的嘴上，很显然，她在企图用这种方式自杀。过了好一阵子，她才慢慢地睁开了眼睛，看到了我后，竟然吓得哆嗦起来，并大声喊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“你不要害怕，我是活生生的人，你好好

看看，我到底是谁，你难道藏在这墓穴中，就可以逃避这个世界吗？你想错了，我还要和你算一笔账，回答我你为什么这样做？”我突然气得大喊起来。说真的，掐死这个该死的女人，也解不了我的心头之恨。

“你为什么不让我悄悄地死掉？为什么到这里来烦我？难道我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呆的地方了吗？你走开，让我回去，回到属于自己的地方去。”她拼命地挣扎、喊叫，我将她按住不放，结果她最终无力气闹下去了。我把她扶起来，靠在一棵胡杨树下，然后，继续我对她的质问：“你为什么这样做？你到底是什么时候得了这种病？快告诉我，我应该想到，天上掉馅饼这等好事怎么会落在我的身上，你告诉我。”我歇斯底里地大喊着，使劲用脚踢那棵胡杨。

突然，她大笑起来，那笑声好似是从地下传来的一样，她喘气的声音，已经和笑声混杂在一起了，变成一种可怕的怪声。笑完之后她平静地靠在树上说：“我恨你们这些男人，这个病就是你们这些男人给我传染上的。所以，我也用同样的方式来报复你们，怎么，我不该报复吗？”她突然咳嗽起来，过了一会儿她继续说话了，那表情平静得不能再平静了，一双凹进去的眼睛，没有了光泽，在她身上再也无法找到美丽的痕迹了，她渐渐颤抖着开口说起了自己可悲的身世。

我的母亲曾经告诉我，我们是多浪人的后代。父亲去世后，母亲改嫁到喀什，把我也带了过去。在我10岁的时候，母亲难产去世了，我留在继父的身边。继父是个酗酒的酒鬼，也不管不问我的吃喝问题，每天回来没有吃的，就拿我出气。当时邻居们非常好，他们常常给我吃的。在学校我拼命地学习，希望有朝一日我会有一个好日子过，由于学校知道我的家境，又看到我的学习在全年级第一，免去了我的所有学费。就这样，我长到了17

岁参加了高考，希望自己能够上大学，一心想离开这个家。就在我迫不及待地等待考试结果的时候，飞来的横祸把我的希望给毁了，那就是我被我的继父强奸了。我喊天天不应，喊地地不应，甚至想到了自杀。但是，生存的诱惑使我放弃了死的念头，就是从这一天开始，我恨男人，恨所有的男人，我发誓总有一天我会报复他们。就这样满腔激愤的时候，我收到了上海理工大学经济管理系录取通知书，这个通知书把我从灰暗的境界中救了出来，我生存的希望重新燃烧，在好心的邻居们和有钱人的爱心支持下，我逃也似的离开了那个地狱一样的家。

我在校期间，由于自己的努力，学习一直名列前茅，得到了学校的奖学金，因此我的学费问题基本解决，吃喝问题也在我暑假和寒假期间努力苦干下圆满解决了。就这样我在同学们的羡慕中完成了学业，领取了毕业证书。本想要继续读研究生，但是，在一个晴朗的休息日，我在干活的新疆人开的餐馆里，碰上了卡米力老先生，通过餐馆老板的介绍，我们认识了。他是德国籍维吾尔人，在中国投资搞房地产生意，在谈话中我发现他非常和善，又慈祥，他正好需要一个好帮手，加之我是经济管理专业毕业，又懂得外语，很快我被他老人家录用。他在中国的办事处设在深圳，我被飞来的好运诱惑了，跟着他来到了深圳。最初，我慢慢地熟悉了房地产业务，在我的努力下，不到半年我的薪水越来越高，甚至老板出国旅游也带着我，我成了他的贴身秘书。他一直喊我闺女，这个昵称我非常爱听，这说明他把我当成了自己的女儿看待。可是好景不长，在一天夜里，我被他强暴了，我哭天哭地，但是没有任何人应声，我又开始沉默了，我后悔自己轻易相信别人，使自己落到如此地步。最后在卡米力老头的后悔和承诺下，我无力闹下去了。我被他收为义女，并且成了公司的副总经理，

我的权利也不小，通过便利我用我的方式，从每次谈成的生意中，捞取一笔占为己有，就这样，我的胆子也慢慢大了起来，将捞取的钱财汇到新疆的银行账户里。

一天在乌鲁木齐拥挤的街道上，我认识了阿不拉，他当时情况非常不妙，脏脏的脸，皱巴巴的衣服，我当时见到他时以为是乞丐。我观察到，他帮着别人推拉不上去的车子，或者扶持老人过马路等等，但是，他没有向别人伸手要什么，我突然觉得应该找一个合适的人选为自己服务，我在乌市买的别墅由他看管，在乌市的一些小生意由他给我张罗，来乌市办事，由他接送我为我服务，就这样，他便成了我的好帮手。

然而好景不长，有一次，我在送卡米力老头去医院时，在医院我听到了关于这老头得了艾滋病的消息，而且是晚期，当时我如同遭到晴天霹雳，吓呆了。我用假名字将血样送去了医院，最后结果表明，我已经被传染上了这个倒霉的脏病。我气势汹汹地来到老头的房间，指着他骂了起来，见他若无其事地对我说，怎么办，已经是这样了，如果我死了能使你回生，那你过来掐死我好了，说真的我已经对生存没有奢望了，我们最好还是平静下来吧，你得到了你该得到的，没有什么要喊冤的理由，我们已经是同病相怜，如果你喊那随便，我无所谓，而你会被带到艾滋病毒控制中心，在那里度过你的后半生。我听了又生气又没有办法对他怎样，只是恶狠狠地从他的房间里冲了出来。

从那一天起，恨在我的心中重新生根了，我发誓要杀了这个老头，我将用我身上的病毒，报复所有的男人。我从那一天起已经变成没有人性的动物，在我见过的人中，对我有亲近一点举动的男人便成为我进攻的对象，我变得堕落，变得轻浮。

我和阿不拉来到你的家乡，遇到你的确是个意外，然而，我发现你比阿不拉精明，而

且稍微打扮还真有点美男子的模子，并且好好培训一番，将是很能干的人，我终于决定牵着你走。至于给你传染病毒，那还是一次意外，我曾经警告过你，我有传染病，可是你不听，甚至还说得很干脆：“死而无憾”。

我对我的报复行为慢慢开始后悔了，那就是和你在一起的过程，使我明白过来，这个世界上还有你这样单纯的人，觉得不该这样盲目地继续下去。于是，我想到卡米力这个王八蛋还在害人的时候，我实在忍无可忍，终于我制造了那次车祸，将他置于死地，我终于干了件漂亮的事，挽救了很多无辜的生命，但是万万没有想到，他更狡猾，将资金转移了，我真后悔没有早一些行动。

我干掉了卡米力老头后，突然感觉我的身上有了一个变化，满身开始长斑点，过一段时间再观察，这些斑点开始化脓，我意识到了自己的病情已经恶化了，于是，我到乌市的那家艾滋病毒控制中心，进行了诊断，果然不出我的所料，我的病情已经到了晚期，我请求中心主任允许我办一些我要必须办的事，经他同意后，我将我的积蓄，分给了你们，也向你们道了歉。回来后将别墅变为现金，住进了医院。这三年我是怎样熬过来的，只有我自己知道，我在这三年当中一直在忏悔，我祈求真主，快一点将我带入地狱。但是，还是没有能早一天走成，于是我按照自己的计划悄然死去，我决定在我自己建造的墓穴中自杀，不想惊动任何人就达到早日离开这可悲的世界的目的。这就是我的可悲的人生，你想把我怎样，这是你的权利，我是被真主剥夺生存权利的人，我不会怪任何人的。

说完之后，可能是太累的缘故吧，她无力地靠在胡杨树上，轻轻地吸了一口气，静静地闭上了眼睛。

听了她的故事，我有了一点怜悯之心，但是，想到自己的处境，我还是非常生气，我

突然觉得眼前这个女人太可怕了，为了报复男人竟然能做出如此缺德的事，我突然想到将她掐死。但是，我认为我不能将真主定为死罪的她杀掉，让自己的手沾上血，太不值得了。于是，我给病毒控制中心主任打去电话，告诉他我已经找到帕孜丽娅了。

我们送她去医院后，才发现她已经死了，死得那么平静，好像是在睡觉。我突然失声痛哭起来，不是为自己将要得到的报应，也不是为自己将要面对的余生，而是为她的狠毒而哭，为她的可怜而哭。我们将她埋在她自己造的墓穴后，我盲目地在乌市大街上走着，突然，在一个不远的角落里，发现了阿不拉。

阿不拉瘦小的身体蜷缩在一个肮脏的墙角下，我不敢相信那是阿不拉，我曾经恨过这个家伙，恨他把我卷进这肮脏的病魔手中。可是，现在看到他那可怜相就突然怜悯起他来。我直接走近他，将他喊醒，他睡意蒙眬地将眼睛睁开，真主，这是他吗？在我眼前的是一个地道的乞丐。我将他扶起来，叫他的名字，可他只是在嘟哝着一句话：“还我的钱，还我的钱，还我的钱……”我意识到他已经神志不清了，我将他带回宾馆，给他洗漱，他竟然不买我的账，从浴池逃到外面的走廊，在服务生的帮助下才将他整住。我给他换上我自己的一套衣服，把他安置在床上，我想让他睡一会儿，清醒了会好起来的，可是他醒来后，还是原来的样子，已经傻了。我从他身上化脓的斑点中，已经明白，他已经传染上了艾滋病毒，我将他送到病毒控制中心，主任不解地看着我，我说他是帕孜丽娅的丈夫，是在街上碰到的，所以带他上这里来了。我编起瞎话来已经不再脸红了，我只能这样说，主任将他安排检查，检查结果也是艾滋病晚期。我惊呆了，我已经断定我也是病毒携带者了，没有错一定是。

中心将阿不拉留在了那里，因为帕孜丽

娅还有一些没有用完的药费，可以用在他的身上。我把我的地址和电话留给了主任，告诉主任，如果医疗费不够找我。我从病毒控制中心是怎样走出来的，我自己也不知道，我没有目的地在街上走着，最后回到了宾馆，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一点睡意都没有，我恨自己的贪心，恨自己竟然抛下妻儿，跟着一个魔鬼的下场，我恨自己，恨阿不拉，恨帕孜丽娅，恨所有的一切。

我回到家里，突然变成另外一个人，我带着老婆到上海的一家医院进行体检，体检的结果也是传染者。我将自己锁在洗手间里，使劲打自己的脸，我哭，我哭自己的命运，我恨自己的过错，我哭我那可怜的妻



子，那无辜的女人被我这个倒霉的人毁了。我突然想到，别人可以报复我，我难道不可以吗？我洗了洗脸上的泪痕，回到了妻子跟前，我告诉她，没有什么病，只是不能再生育了，然后偷偷地溜回了家乡。回来后，我从银行贷款将公司再扩大，将当年挣来的钱用于带着老婆出国游玩，到麦加朝拜等事上。回来后的前两年没有发现病毒发作，因为我从国外买来了艾滋病控制药品，用这些药品控制病毒。

我们夫妻两人的病情，只有我才知道，连妻子也不知道，可是好景不长，她竟然从上海那家医院偷偷地知道了，并且在一个雨天结束了自己可怜的短暂的一生。从妻子自杀后，我发誓，一定要报复那些狠毒放荡的女人来解我的心头之恨，我继续挣大笔大笔的钱，开始我自己的计划……

防疫站派人来到我家，并将上海方面的病情鉴定书念给我听，我沉默了一阵子以后，告诉他们，病毒携带者其实是我，是我将病毒传染给了妻子，妻子知道后含恨自杀了。我告诉他们，我是三年前知道的，是通过我的一个伴侣的病情断定的，但是没有进行正规的化验。他们抽了我的血浆，进行化验去了，化验结果是晚期。我被送到地区的大医院进行进一步确诊，结果还是晚期……我像是突然苏醒，对了，我的行为将产生什么样的后果？会毁灭多少个家庭？我越想越害怕，越想越感到自己犯下了滔天罪行，我开始后悔得失声痛哭起来。

他说到这里失声大哭起来，我递过去面巾纸，他接过去轻轻地擦了擦眼泪，然后轻轻地叹了一口气，站起来要走，我赶紧走过去，拦住他说：“我打电话请医院的人来吧，最好他们接你回去，要不我送你回去吧。”他笑了笑拒绝了我的好意：“我是将要死的人了，可是你还要继续活着，看到我们的人，明

天开始将你拖入流言中，会将你的前途毁灭，最好你不要动，我会自己回去的，我多么希望今天是我走向地狱之门的日子，我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。我非常希望你能成功，那样我会感激你，我会为你的成功而祈祷。”他慢慢地向门外走去，走到门口，回头看着保姆笑着幽默地说：“请你擦洗我走过的每一个角落，希望不要留下我的痕迹，我不希望在地狱看到你。”保姆很尴尬地低下了头。

刮了三天的沙尘暴，将整个县城笼罩在黯然的气氛中，褐色的雾土依然给人一种凄凉的感觉，我的心被刚才的故事感染成一种沉默，我慢慢地走到窗边，将窗帘轻轻拉开一道小缝，向街上望去，只见一个瘦小的驼背老头，在街上盲目地走着，他的身影被尘埃完全埋没了……

责任编辑 陈冲

①克沙克齐：维吾尔语，外号，打土坯为生、盖土房的人。

②克开齐：维吾尔语，外号，结巴子、说话结结巴巴的人。